



# 无限风光 在纸上

## ——读《纸上》

郑凌红/文

纸有什么? 有一颗热爱文字的心。当文字跃然纸上, 便是浩荡乾坤。

这些年, 我对一张纸的感觉越来越敏感。很多书, 一上手最在乎的就是手感。眼睛掠过文字, 手的触感一路前行, 是何等美妙之事。当然, 在选定某个人和某种文字时, 等待和走近的过程, 也是值得珍藏的。

惊艳, 如约而至。白色的封面打底, “纸上”二字闪着金黄色, 左下角是古法造纸的人物素描, 勾勒出简约却不俗的意境。正如苏沧桑的人名, 一定是见过星辰大海, 在岁月的更迭中见识过沧海桑田。她说, 她喜欢父亲为她取的这个名。苏沧桑的文字带给人无尽的遐想和仰望星空般的思考。一见《纸上》, 忍不住就有了买的欲望。

我在文字中感受作者的情怀。在《纸上》一书中, 作者收录了《春蚕记》《纸上》《跟着戏班去流浪》《与茶》《牧蜂图》《冬酿》《船娘》七篇中篇散文, 如璀璨的“北斗七星”, 在字里行间带给你关于手作、工匠精神、美丽非遗、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越嚼越有味的乡土味道。

这些文字是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描述、思考, 是浅浅的呼唤和深深的爱。作者历时三年多, 沉到中国南方珍贵的“非遗”文化、手艺行当、风物人情的现场, 去找寻它们的来时路, 发出当下之问和未来之思。作者在文字里浑然忘我, 却无处不在以“我”的角色进入那些具体而又陌生的场景中, 拂纸、唱戏、采茶、养蜂、育蚕、酿酒、摇船, 浓厚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, 鲜活的人生断面跃然纸上, 传神的博大精深让人久久回味, 沉浸其中。

正如张抗抗对苏沧桑的散文评价——“散文中的天籁之音”, 在这本书里, 文字一如既往地动人。如在《春蚕记》中, “那双手粗糙、黝黑, 长满老年斑。丝绵兜会变成云朵雪花般, 又轻又软又滑的蚕丝被, 轻拥起一位新嫁娘的梦, 老奶奶也曾有过的梦”。这样的文字既具象又充满想象, 带着女子特有的细腻和憧憬, 描绘出一双手、一只蚕的来世今生。

在《春蚕记》里, 作者常有不经意的灵感, 如通过邮寄包裹时在雨地里遇见邻居家的一条大狗, 脑海里跳出的几行诗可见一斑: “农桑将有事, 时节过禁烟。轻风归燕日, 小雨浴蚕天。”及至后来文中所提及的“十万头勇猛的小兽”、月光下的书房和小猫、康熙的《御制耕织图》, 形成了前后玄妙、时空交错、情感交织的故事并置。当然, 在《春蚕记》中, 作者也有隐隐的不安和长远的期待, 不安于多年以后, 江南也许再也找不到最后的养蚕人家, 听不到“春雨”打在万物之上的沙沙声, 看不到十万条蚕吐的丝线的光芒了, 而期待就是, “我”无意以文字修补什么, 只想记住那些璀璨的过往, 也相信时光会给我们更好的。

这是作者的情怀, 也是贯穿整本书的情感主线。有对传统文化最真实、虔诚的记录, 也有对“以文载道”的深切的责任

感。造纸文化、蚕桑文化、黄酒文化、越剧文化、龙井茶文化、养蜂文化、西溪文化, 既有阳春白雪, 也有下里巴人。它们的历史、工艺、背后的故事、传承, 以叙事为主线向读者娓娓道来, 不慌不忙, 不紧不慢。同时, 也在以文字述说自己的心路历程, 诉说与淳朴的农人、流浪的戏班、守正的操纸人、温婉的船娘等对象的点点滴滴, 情路蔓延。

她写操纸人: “他呵呵呵笑了几声, 头也不回走上了通往捞纸房的田埂, 重新将自己安放进淅淅沥沥叮叮咚咚的水声里, 感觉世界又回到了他喜欢的样子。”透过这些文字, 仿佛勾出了我的家乡——开化, 关于造纸的琐碎过往, 一样的执着, 只是承载的厚度有所不同。一样地回想起去往浙江图书馆的那些经年往事, 和看到“开化纸”从典籍中走来的惊讶与欣喜。我想, 有时候作家的深度在于独特视角下的万物以及对事物的吸收和升华。

她写戏班: “音乐过门后, 她潇洒地一个抬脚, 高靴将戏袍轻轻一踢, 便走出了侧幕, 走上了灯光耀眼的戏台。一个风流倜傥的小生, 走进了老人们模糊的视线, 而一个女子走进了古代, 走进了另一种人生。”在这篇文章中, 作者与五十岁的潘香贴得很近, 一些细节上的描写也是丝丝入扣。既描写了这个行当的苦, 也描写了这个行当的甜。对话式的描述, 让人感慨。

如: 人这么少, 也要演三个小时吗?

答: 我们接了钱, 就要认真演。演给观众看, 演给“老爷”看, 要对得起良心的。

如: 我们几个从来不分开的, 别的戏班来挖墙脚, 我们谁都不出去, 我们已是一家人了。

(画外音): 她总是未开口先笑, 眼神里透着孩子般的纯真。

在《跟着戏班去流浪》里, 我们看到了父与女, 看到了“我”小时候爱看戏的样子, 看到了“我”对文化的一如执着, 以及念念不忘、刻骨铭心的瞬间。这些瞬间是基因的流淌, 也是二伯和父亲的投影, 《野猪林》《血泪仇》《红楼梦》《碧玉簪》《柳毅传书》都是最好的印证。

《牧蜂图》的呈现, 则更多的是作者时间之外、空间之外的功夫, 是行走的力量, 是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 绝知此事要躬行”的验说。从在一次改稿会上读到令人动容的文字, 关于七旬诗人的缘起, 到江布拉克往事, 到碧流河, 到伊犁河谷, 行走带给作者在细腻之外的某种低调的狂野和豪放, 如草原上奔驰的骏马, 如天空中翱翔的苍鹰, 自由而热烈。这是感官的深度体验, 具有强烈的现场感, 引人入胜却又看似不经意。作者在亲历与交流中, 给了沉浸式写作一个绝佳的现身说法。

《纸上》有来源、现场、去向, 充满质感和回忆感。正如一张纸、一段文字带给人的愉悦, 不声不响, 悄然欢喜。也正如十月文学奖的颁奖词: “她在纸间供养中国江南最后的蚕桑, 蚕声如雨, 笔落成茧……它是桑间地头行走的辞章, 是千年蚕事女儿心与文心在当代田野的相会, 一曲灵动幻美、文质皆胜的非虚构农事诗。”

都说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, 而我深感, 无限风光在纸上。

## 荒野寒冬中的 生命之暖

### ——读《冬牧场》

张强强/文

在琐碎繁杂的日子里, 我带着欢欣雀跃的心情翻开了《冬牧场》, 走进那片广袤辽远的神奇大地, 寒冷裹挟着无尽的暖意, 一路向前。

《冬牧场》是作家李娟首部长篇纪实散文。这是一部游牧民族的生存景观图, 全景式记录了作者跟随哈萨克牧民居麻一家, 深入北疆阿勒泰地区沙漠深处的冬牧场, 度过了一段历时四个月的艰辛寒冷的荒野生活, 以第一视角叙述了哈萨克游牧民族的冬牧场日常。

阅读的过程是一场纯粹的文字享受, 让我沉浸其中, 无法自拔。行走于字里行间, 我仿佛置身于广袤苍茫的疆域里, 雪花轻盈地跳跃飘落在我身上, 内心的焦躁在这一刻得到清澈的洗涤。

寒冷和贫瘠是《冬牧场》的专属名片。作者笔下的新疆阿勒泰南部沙漠的冬牧场是“世界尽头幕布上的世界”, 是普通人难以进入和忍受的特殊存在。在零下四十几摄氏度的极寒天气里, 牧民们住在由羊粪块垒砌的地窝子里, 面临着羊粪渣随时掉落的窘境。为了满足日常饮水需求, 牧民们要长途跋涉寻找积雪。在一日三餐中, 只有晚餐是正餐, 其余两餐基本都是靠热茶泡干馕充饥。甚至在整个冬天, 除了几棵白菜和土豆, 没有任何蔬菜水果。清苦、严寒、物质匮乏是冬牧场不变的底色, 而牧民们的生活之艰辛更是远超我们的想象。

坚守和忍耐是《冬牧场》的高贵品格。“生命远比所看到、所了解的更坚强。”整个冬天, 牧民们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虽然艰苦清贫, 但作者所描绘出的牧民们的日常时刻轻松愉悦。爱喝酒、喜欢捉弄人的一家之主居麻, 他坚韧勤劳、睿智风趣, 常常让人忍俊不禁; 贤惠寡言的嫂子整天忙进忙出, 即使遭受着病痛的折磨, 依然毫无怨言地操持家务; 勤劳朴实、心灵手巧的女儿加玛, 虽然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计, 但始终保持着天真活泼的性格; 人丁兴旺的邻居新什别克一家……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坚守着古老传统的生活秩序, 用顽强的毅力抗衡着生活中的困苦和磨难, 展示出了磅礴的生命力量。

温暖和宁静是《冬牧场》的强大内核。“人类在这种巨大的寒冷中, 在无际的荒野和漫长的冬天中, 用双手掬起的一小团温暖和安宁。虽然微弱, 却足够与之抗衡。”面对大自然最严苛的考验, 生活在冬牧场上的人们依然心怀感恩和爱。即使外出放牧碰不到任何人, 男人们每天出门前都要拾掇得一丝不苟; 女人们会竭尽所能地装扮地窝子, 给丑陋的粪墙贴上废纸, 给破烂的桌子铺上毡布, 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。纵然冬牧场的生活艰辛窘迫, 但牧民们始终对生活保持着热烈豁达的乐观精神。哈萨克牧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, 幸福的生活不是物质的丰富, 而是内心的纯粹和宁静。只要热爱生活, 在简陋的地窝子里也可以将简单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。

“人之所以能够感到‘幸福’, 不是因为生活得舒适, 而是因为生活得有希望。”只要心怀热爱, 就可奔赴山海。也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冬牧场, 或有寒冷, 或有困境, 或有艰辛, 但只要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, 怀抱着对生活的希望和热爱, 终将会迎来生命中属于自己幸福和温暖。

## 旷野之风 心灵之旅

### ——读《去有风的旷野》

高低/文

“人生如旷野, 自由和答案都在风里”。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最新出版的随笔集《去有风的旷野》, 凭借其深邃的哲理与绮丽的文笔, 在我心中镌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。有评论家曾赞叹阿来的文字: “纯净如秋日晴空, 高远、辽阔, 摆脱了夏日的黏腻, 平添一份秋日的清朗与畅快。”

阿来以独特的笔触, 将地域风情与文字巧妙融合, 使其故事总与特定空间紧密相连, 环境与情节相互映衬, 共同绘制出一幅幅鲜活的图景。在《去有风的旷野》中, 他借由十个行走的故事, 引领读者踏入四姑娘山、莫格德哇、扎溪卡、大凉山、马尔康等遥远而神秘之地。这些地名不仅是地理坐标, 更是阿来心灵深处对自然的向往与对生命奥秘不懈探索的象征。

书中风景描写细腻如画卷, 令人沉醉。阿来以文字勾勒梭磨河峡谷的峻峭、阳光的炽烈及风拂树影的灵动, 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, 感受大自然的磅礴壮丽。他笔下的野桃花绽放, 生机勃勃, 如同生命的希望与活力在字里行间跃动。

阿来不仅是才华横溢的作家, 更是对植物学满怀热忱的博学者。评论家李敬泽曾评价他: “阿来是一个博物学家, 他对自然充满了热爱和敬佩, 有一种凝视和珍惜。”在书中, 阿来详尽描绘棘豆、风花菊、香青、蝇子草等花草, 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自然的深情厚谊。他亲攀海拔4000多米的高峰, 对每一株花草都了如指掌, 这份对自然的执着追求, 令人肃然起敬。

在他笔下, 风景不再是单调的背景, 而是拥有独立的生命与情感价值。杜鹃的鲜红、马先蒿的紫色、鸢尾的蓝黄相间, 以及云杉、白桦、杉树、松柏等树木, 共同构筑了一个生机盎然、充满活力的自然世界。阿来的文字如同自然的野风, 穿梭于群山之巅, 仰望苍穹, 见证冰川消融、古树繁花, 使读者仿佛置身于广袤无垠的旷野。

阿来笔下的静谧湖水如镜, 映照出世界的纯净与宁静。他写道: “湖中倒映的那个世界水晶般纯净, 湖泊四周的浩莽山野阒然无声。我的生命中有过不少这样的时刻, 任自然大美把内心充满。我的内心, 也像那面湖一样, 无声无息地将荒野之美全数摄入。”这种对自然的沉醉与敬畏, 让人感受到阿来内心的宁静与平和。

莫言曾赞誉阿来的创作: “如果世界文学是一个百花园的话, 那阿来的创作是这个百花园当中具有特色的引人注目的朵。”阅读《去有风的旷野》, 仿佛与阿来并肩漫步于广袤旷野, 感受大自然的雄浑壮美。同时, 也在他的文字中寻觅到内心深处的渴望与追求。正如陶渊明所言: “结庐在人境, 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? 心远地自偏。”在喧嚣尘世中, 我们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旷野, 让心灵得以休憩与治愈。而阿来的《去有风的旷野》, 正是这样一部引领我们深入心灵世界的佳作。

## “老朋友”在时光 深处闪光

### ——读《小时光, 老朋友》

吴婷芳/文

时光如流, 匆匆而过, 无人能够挽住岁月的脚步, 已逝的童年、已故的长辈、老去的故园等, 都已镌刻在记忆的深处。在匆忙的时间缝隙里, 有幸读到吕峰的散文集《小时光, 老朋友》。在他细腻而深情的文字里, 我与竹风筝、泥哨子、小人书、咸菜坛子、鸡毛掸子、年画等26位“老朋友”再次相逢, 心中涌起诸多感怀。

吕峰在《远去的泥哨子》一文中提到: “拨浪鼓也好, 泥哨子也罢, 皆是岁月深处的象征, 忧伤而惆怅, 温馨而感人。对我来说, 它没有走远, 也没有变形, 只是暂时封存在我内心的一个角落, 呼之即出, 飘然降临, 像安徒生的童话慰藉着我的心灵。”

在吕峰笔下, 承载希望的竹风筝、甜蜜的零食盒、盛满爱的粗瓷碗等, 让我想起曾拥有过的温情物件: 外祖母一针一线缝制的可爱沙包、外祖父一刀一刀刻制的石头印章、祖父用柳条编织的小花篮、祖母纳的千层鞋底、父亲用香烟盒叠成的四角形方宝、母亲用碎布制作的头花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 长辈们总是尽己所能, 让我的童年荡漾在爱里, 弥漫在幸福里。

而那些极具烟火气的竹蒸笼、能浸泡出美味的咸菜坛子、暖人心的汤婆子、撑起天地的油布伞、凝聚生活希冀的灶台、敲打光阴的老门环等, 都在时代的洪流中, 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这些“老朋友”已然打上了时代的印记。曾记否, 灶台上开出的花, 即使只有黑白二色, 却仍能让人感受到暖; 酸梅粉小勺里的甜蜜, 尽管只有令人打颤的酸, 也足以让孩子们欲罢不能。这份韵味, 或许只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才懂得。

书中还描绘了开在窗上的花、溢彩流金的年画、月饼模子里的“花好月圆”等, 这些都让我再次感受到那拥有满满仪式感的生活。中秋, 赏月, 拜月; 过年, 剪窗花, 贴年画; 端午, 插艾草, 包粽子。那些隆重而热闹的节日, 如今已渐渐淡去。不觉想起葛闪闪的那句感慨: “以前, 冬天是瘦的, 年却是肥的。”

吕峰在书中写道: “一年年, 一岁岁, 每个人都在时光里老去, 却因为一个个小确幸的滋润而有了质感, 有了念想。”近些年, 亲人的相继离世, 工作上的起起伏伏, 让我渐渐收起了脸上的笑容, 披上了沉默的外衣。很羡慕他能始终怀揣一枚清亮的月在心中, 只要尘封的记忆里还有一丝甜味, 就会去咀嚼, 就会去品味。

静谧的午后, 与“老朋友”在时光深处重逢, 让我看清“人生很复杂, 其实人生又何其简单, 简单到只是由两个动作组成一条线”; 让我意识到“在纷纷扰扰的生活中, 一个人一生之中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病痛, 偶尔喝点汤药, 亦算是一种提醒与思考”; 让我懂得“其实, 酸也好, 甜也罢, 苦亦罢, 皆是人间的滋味”。

那些与我们结缘的老物件, 都有一段过往, 都有一段故事。它们是时光深处的宝贵财富, 能唤醒潜藏于心底的记忆, 为生活注入爱、注入暖。它们也让我在忙碌与喧嚣中, 拥有了简单、平和、从容的心态。

